

教室裡的兒童文學

崧格高中附設小學中文專任教師 | 原靜敏

身為兒童文學研究者，不免期盼創作、研究與推廣能緊密結合。創作與出版環扣一起，出版與推廣也要連合。單有創作與出版，卻乏人問津，命運恐會窄化；尤其是兒童文學。愈文明的國家，愈重視兒童文學；兒童是國家根本，國家冀望根本，必須培育兒童的文化素養，文化素養則又仰賴文學的推波。優秀的兒童文學，能提升兒童性靈，豐富閱讀和想像，成為兒童的精神食糧。

兒童文學的起筆立意，哪怕一個詞，一個短語，當較成人文學更為講究，作家的使命，就是要讓兒童從閱讀文本那一刻起，自然而然浸染在文學的氛圍裡，對文學產生美好的意識、深刻的情感。

兒童文學也是文學，寫作對象是兒童的兒童文學，也須透過豐富的寫作技巧，讓孩子從作品中理解人生，擁有盼望。既然兒童文學離不開兒童，是否要思考：兒童對文學了解多少？閱讀量夠不夠？以及，他們該讀哪一種文類？這些問題恰好反映兒童文學是否受重視、甚至成為提升語文水準的關鍵，這當中「至少」需要一個引介者，而這個引介者，正是身處教學現場的基層教師。

* 國小國語教科書中的兒童文學

一、文類的呈現

「國語」以識字、詞為主，意在讓學生從聽、說、讀、寫、作中回饋國語文的習得，其選入課本的文章未必具備文學性，但，若以兒童文學作為補充教材，可強化兒童對文學的涉獵。

新詩、散文、小說和戲劇是成人文學常見文類，國小兒童主要閱讀文類，則以歌詩、故事、小說和戲劇為主。近時，國語教科書較以往多元，內容開始觸及兒童文學，甚至邀集作家為兒童創作，雖礙於篇幅，無法長篇呈現，但不可否認，出版社已然正視兒童文學。以筆者任職學校（臺中市崧格雙語小學）採用的國語科教材為例，102 學年度下學期《國語》教科書，發現各版符合兒童文學性質的課文如下：

版本	南一	翰林	康軒
歌詩	1.2.3.6.9.10 課（二下） 11 課（六下）	1.6.7.8.9.10 課（三下） 1（五下）	1 課（四下）
散文	4.5.7 課（二下） 2.4.6.7.8.13.14 課（六下）	4.5.6 課（三下） 3.4.5.6.7.11.13.14 課（五下）	4.5.7.10.13.14 課（四下）
故事	14.15.16 課（二下） 3 課（六下）	9.10.13.14 課（三下）	3 課（四下）
小說 〈篇幅限制〉			
戲劇	9 課（六下）	11 課（三下） 9 課（五下）	

列表顯示，符合兒童文學性質的課文不在少數，尤其「翰林」版三下課本封面列出課文編撰：王洛夫、陳靜婷、鄭如晴、林哲璋、王文華、許玉蘭和蘇善，皆是臺灣著名兒童文學作家，足見出版社漸漸認同兒童文學的「實用性」價值與地位。

* 兒童文學可作為補充教材

國小教科書為顧及兒童識字需要，一個學期約讀十四到十六課，反覆閱讀雖達到精熟學習，但課文缺少變化，文學涉獵稍嫌不足。

身為基層教師，應了解語文教材的選用或編寫，應符合認知、情意及技能三大目標，但部分學者或教師認為：兒童身心發展有其階段，教材不宜過於「艱澀」或「深奧」，這樣的考量，反而不易提升兒童的閱讀力。

因此，教材補充顯得格外重要，教師除依據部編或坊間教材教學，還可按班級需求為兒童規劃文學課程，選擇優質作品，進行更高層次的閱讀。已出版的兒童文學作品，編輯作過篩檢與編審，具公信力，在教室中導讀，可彌補閱讀質量的不足。

* 教學現場中的兒童文學導讀

兒童文學和教育唇齒相依，不了解兒童文學內涵，易對它產生誤解；林文寶認為兒童文學的教育性是「兒童中心」，一如皮亞傑強調兒童心智開發的藝術教育，也是文學的教育，而非「人為」灌輸；兒童文學表現藝術。兒童接受藝術薰陶，需要文字作敲門磚，透過視覺傳達，小讀者自然會內化文字語言表現的藝術，成人引介文本，毋須過於擔心文字艱澀或深奧，讀者只要多接觸幾遍，自然會領悟其中的奧義。

閱讀能力越強，智育表現愈佳，另一方面，基層教師若重視兒童文學推廣，相信低俗文字不易喧賓奪主，成為強勢載體。作品文字優美，主題也較深刻，值得兒童反覆品味與思索。天津師範大學孟昭毅教授曾表示，大陸兒童文學無法登上一或二級學科的理由，在於主題過於「哄小孩」（甜美、溫馨），擔心臺灣也發生這樣的狀況；事實上，科技文明使兒童閱讀需求增加，對真、善、美的理想也有等質追求，在在顯示兒童文學在教室的推廣有其必要。

* 低年級適讀的兒童文學

一、兒歌和新詩

幼兒進入小學，該接觸哪一文類。一般認為較富有節奏感、想像豐富的兒歌和新詩適合幼兒閱讀。有些教師不敢嘗試兒歌或新詩教學，多半覺得作品蒐集容易，但不易分析。其實，低年級兒童對歌詩創作原理不必非得了解，目的只在產生興趣，教師可參考林良在《國語日報》語文版定期發表的兒歌作為補充教材，以念唱或挖空兒歌從事仿作，從遊戲中學習；新詩也可如法炮製，以填詞教唱或朗讀，反覆練習，加深兒童對歌詩的印象，提升語感。

一改獨腳戲式的單線兒歌創作，林良和插畫家貝果合作的《今天真好》（國語日報）和《我喜歡》（國語日報）是新出版的日記式兒歌，節奏歡快，符合兒童生活經驗；插圖活潑有表情，色調可親，是兒童喜歡的樣式，可作為兒歌教本。



· 《今天真好》



· 《我喜歡》

二、繪本或圖畫書教學

教師可利用「導師時間」進行繪本教學。教學前，教師若參考彭懿的《遇見圖畫書的百年經典》（信誼）、《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》（天衛），能更細緻引導兒童閱讀圖畫的線索，讓兒童發現圖畫書多元的樣貌。

筆者曾在教學現場引導低年級小朋友閱讀《拼被人送的禮》（青林）和《爺爺有沒有穿西裝》（格林）。前者色調華麗，後者內斂含蓄，故事風格迥異，圖畫書就像「puzzle」，好奇的眼睛尋索不同頁面，意外發現繪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布局。

經過一個學期，小朋友對兩本繪本印象深刻，更賦予情感；《拼被人送的禮》讓他們領悟：分享可以讓生命格局更寬廣；《爺爺有沒有穿西裝》讓他們認真看待生命的神聖與莊嚴。教師不妨設計一份具層次感的閱讀思考活動（可參考 PIRLS）。以《拼被人送的禮》為例，直接提取文本訊息如：「拼被人經常在何處縫被子？」「拼被人喜歡為誰縫被子？」「拼被人縫的被子有什麼特色？」……，再轉向：「國王已擁有數不清的禮物，為什麼還要向拼被人要被子？」；「為什麼拼被人向國王說：『當你自己變成窮人時，我才會給你一條被子？』」（發展與解釋）；「如果你是國王，還會向拼被人要禮物嗎？」（反思）。《爺爺有沒有穿西裝》據此依層次提問，也可以檢視小朋友對文本的理解程度。



· 《拼被人送的禮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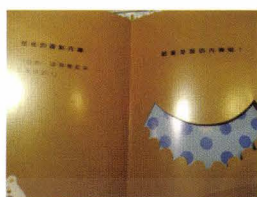
· 《爺爺有沒有穿西裝》

梁若洵翻譯的繪本《白熊的內褲》（Polar Bear's Underwear）（格林）是 tupera tupera 一手包辦的作品，主題是尋找失物：白熊以為斑馬、豬、蝴蝶、貓咪、烏賊、兔子穿走自己的內褲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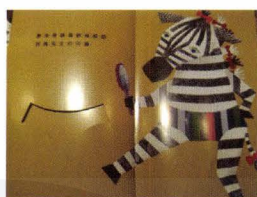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內褲還在自己身上。繪者依動物身形，裁剪內褲式樣，再將褲形挖空，讓小讀者猜謎；比較有趣的是，內褲是貼身物，當讀者看見鏤空的褲形，一定會大呼小叫，然後趕緊翻頁；翻開新頁，才恍然大悟：「原來是斑馬的小褲子」。此繪本不只具有翻頁的驚喜，教師還可指導小朋友正確的穿衣技巧。另外一本《小老鼠吃月亮》（上誼），也有鏤空圖案，具有同樣的趣味。



·《白熊的內褲》



· 猜猜這是誰的內褲



· 斑馬的內褲



·《小老鼠吃月亮》

* 中年級的兒童文學導讀

一、童話

兒童性、趣味性、幻想性、故事體，構築童話獨一無二的文學地位。動物、精靈、仙子、巨人、巫婆能輕易穿越時空，或變出令人驚奇的魔法，讓童話具備想像的大能；而這些故事只為兒童量身訂作。

適合兒童閱讀的童話不少，《國語日報》出版的年度童話選集從 2007 年 5 月出版第一本精選童話《天空游泳場》到 2013 年 9 月最新出版的《鯊幫海盜古董店》，已近十二本之多，具指標性。歸納作品涵蓋愛、頑童、自然三大母題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〉以及藝術與哲學兩大主題，這也是童話創作不可或缺的元素：

1. 愛的母題

母愛：以溫情、安慰、鼓勵、慈善、甜美、同理、分享、懷舊等情緒感染兒童。

父愛：以愛的教育、道德勸說、反省讓兒童獲得教訓。

2. 頑童型母題

以機智、挑戰、冒險或嚮往無拘無束的自由，使作品表現矛盾、幻想、趣味等變化。

3. 自然的母題

以萬事萬物入題，描寫自然界生態、生與死等自然現象。

4. 藝術的主題

以比喻、誇張、驚奇等美感表現作品技巧和藝術性。

5. 哲學的主題

故事與兒童對話，或兒童與故事對話，兩者哲學觀相互滲透。

當教師了解三大母題、藝術與哲學主題的內涵，可依童話故事設計題目和兒童討論。由於母題和主題詞意抽象，教師可自訂討論主題，其中愛的主題可不更動，頑童的主題可改成冒險；

自然的母題可改成環保／保育；藝術以發想或創造為主，讓兒童重新編排故事；哲學主題為開放性問答，可表現兒童邏輯。以《精靈宅急便》當中〈來自神秘的精靈森林〉為例：「透明的飛船閃著七彩虹光，飛呀飛，飛到了精靈森林。精靈森林美得像個夢境，裏頭有花精靈、樹精靈、動物精靈、河流精靈……。精靈們自在又快樂，每天都可以隨意變身：從花精靈變成水精靈；從水精靈變成草精靈……」，短短描述，含括愛、頑童和自然母題，以及美〈藝術〉和思考〈哲學〉的揉合。精靈是低幼兒童最感興趣的主人翁，由精靈開展的主題，別具神秘感。

二、民間故事

民間故事是口傳文學，充滿想像。想像，讓故事題材活躍，也讓兒童獲得人生的經驗和美感，同時提倡品德教育。

臺灣民間故事老少咸宜，也是兒童文學重要文類，更是創作童話原形。林文寶說：「我們相信兒童文學的產生，是肇始於教育兒童的需要。」（國立空中大學），民間故事以風俗民情的「美」和「善」薰陶、感化兒童，進而培養兒童的道德情操。

洪淑苓認為：「舉凡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各方面所觸及的細節，都可能創造出樸素、有趣的故事，傳達出庶民百姓對生活的理想、情感、信念，以及價值觀。」（三民）。《小袋鼠親子童話屋——臺灣童話三十冊》（上人文化）即傳達百姓的「理想、情感、信念，以及價值觀」符合洪淑苓所述。

「傻人有傻福」、「惡有惡報」和「因果報應」獨樹臺灣民間故事的基調。裝幀迷你精巧，可供兒童在極短時間讀完數冊，滿足閱讀量，提高閱讀意願。

民間故事凸顯的傻性格是傻人物的臍帶。林良認為：「兒童文學作家為孩子寫的童話，除了故事本身的趣味以外，往往連帶著也為這個故事塑造了一個有形象、有性格的主角。這個主角，就成為孩子們念念不忘的『童話偶像』。」（國語日報）

民間故事與創作故事最大的差異，在於它明確指向「顯揚人道正義，表揚良善，警戒敗惡」的「因果報應」，強調淨化人心的價值。它在單純的情節中闡揚真理；在質樸的作為中，塑造「傻人有傻福」、「惡有惡報」的「因果報應」，彼此具對應關係。

人物大都有股「傻勁」，經常因為退一步而海闊天空，意外獲得好運。就像〈水鬼變城隍〉中的年輕人，三番兩次阻止水鬼找替死鬼投胎，水鬼受到他的感召，決定不讓悲慘事件發生，閻羅王得知，提拔水鬼為城隍爺。〈賣香屁〉的傻人物金木，不向哥哥索取家產，只得到一隻從牛身上跳下的蝨子。由於金木善良，一隻毫不起眼的蝨子竟為他帶來財富。

主人翁的傻作為一再被強化，造就故事的可看性，同時啟示兒童，傻得不計較，最後得勝。臺灣民間故事情節精簡、素樸，是傻人物傻作為造就的傻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教師引導兒童閱讀民間故事時，必須教導孩子拋棄功利主義。民間故事強調傻人有傻福，最後會獲得金銀財寶這樣的觀念，表面增強兒童的善行，但也可能導致：因為想擁有金銀財寶，所以不做惡的錯覺。倒果為因，非教學目的。

* 高年級的兒童文學導讀

高年級兒童閱讀範圍較寬泛。這個年紀通常會以生活故事、自傳或小說作為讀本。教師可選擇貼近生活的故事作語文補充教材。

指導兒童閱讀生活故事，可以讓兒童走出童話世界的超現實。以校園為題材的故事，多有正派角色與反派角色的對照，不必說教，讀者就能自行判斷是非善惡，產生同理心：林哲璋的《不摸魚老師》（小天下）貼近兒童的心理，「不知道的事」、「不摸魚老師」、「不簡單」果然不簡單……，以「不」作開頭，反其道而行，抓住目光，匠心獨運。

《詩人你好》（小天下）引導高年級進入古典詩的殿堂。徐國能教授對這本「故事化」唐詩多有美荐，認為作者子魚懂得兒童語言和心理，介紹李白、王維及杜甫，如同「與詩人面晤促膝，充分體會了詩歌的趣味與深度……是一本帶領孩子進入詩，進入生命的作品，值得家長和孩子一起細細品味。」作者訴說李白等人的身世和遭遇，從現代文學目光轉向經典文學別有況味，一方面加深閱讀印象，一方面作為學習古典文學的起頭，能稱兩者間的橋樑書。作者言：「故事是敘事，詩是韻文，韻文與敘事的融合，帶出更多的感動，故事也提供教師賞析唐詩時，多一個可以講的故事；提供孩子自己讀詩，有故事背景更增進對詩的理解。」正如作者自陳，故事化的韻文讓讀詩更富動感與趣味。



· 《不摸魚老師》



· 《詩人你好》

除了校園故事和韻文故事的引介，教師可關注兒童戲劇。倘使將上述作品改成劇本，運用對話、表情、肢體線條等表現故事精神，也能引起兒童對戲劇文學的興趣和行動。教學必須通過概念習得與活動參與的連結才能起到效果。兒童文學在教室，可以扮演說故事的「王小玉」，也可以扮演旁白的熊布偶，教師不妨進一步思考，自己要如何經營／推廣兒童文學，兒童的語文學習才會更全面，更受兒童喜愛。

* 結語

林良在《淺語的藝術》（國語日報）一再鼓勵兒童文學創作，希望作者「努力的」、「誠懇的」耕耘屬於兒童的文學：「一個兒童文學作家，必須把它的作品寫得使那種頑固的認為『文學就是文學，哪裡有什麼兒童文學』的人讀了以後，不得不點頭說：文學畢竟是文學，

這種『兒童文學』到底不壞呀！」，兒童文學到底不壞呀！看似自我解嘲，實則反映林良對兒童文學的期待。文學雖非理性科學，但它補足科學所缺乏的靈活與彈性，累積人類的美感經驗，看似主觀又個人化，卻也因著這樣的特性，人人有權訴說對文學的感應，對文學的追求，並透過文學抒發情意，所以，透過文學，我們找到一種共有的生活樣式和態度／規律與和諧，以及對美的普遍追求，那也是無法以科學公式套用的規律。

兒童文學創作是一條長遠之路，出版者與創作者需有長期經營兒童文學的信念，盡心推廣，在作品出版與交流方面，比如出版《兒童文學家》的「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會」，不定期舉辦兩岸出版家、作家與學者的交流與觀摩；在教學方面，教師應了解兒童文學的本質、作用，以及它對兒童的影響，惟此，兒童文學的品質才能與成人文學並駕齊驅。兒童需要具有天分的作家為他們創作優質作品，同時需要有責任、願意為兒童創作的作家持續不斷的耕耘，它才能勢如摧山、歷久彌新。

傑克·齊普斯說：「現今後現代文化功能是在妝點、美化、修飾我們的日常生活，而非改變我們周遭世界現況的本質。」明指善加利用文化產業的優勢才擁有競爭力，兒童文學的經營是文化產業之一，除了感性的閱讀，出版業和作者不妨參考傑克·齊普斯從後現代藝術著眼的文化觀，讓自身或團隊以更大的社會責任為期許，從新理出一條專屬兒童文學出版與經營的哲學。

出版與創作支持兒童文學永續經營，積極推動兒童文學的教育工作者更功不可沒，他們讓兒童在閱讀中獲得樂趣，扎下文學之根並茁壯繁茂，是不可忽視的幕後功臣！